

名家名笔

诗闻 鉴赏

乡村小景

汤素兰

草垛

我曾经为乡村的秋天写过一首小诗：
秋天很美，
树叶穿上金色衣裳，准备远行；
草垛像一些巨人，站在收获后的田野上；
雁儿排成行，飞向南方。
秋天很高，
站在秋天，
我们看得很远。
在秋天的乡村，草垛是引人注目的。
晚稻收割的时候，脱粒后的稻草被扎成一个一个小草人，立在田野里。秋阳日复一日晒着，为了将那些草人晒得更透，农人还要时常到田野里来翻它们。等到太阳将每根稻草晒得金黄干爽，散发着好闻的稻草味儿，这时候，农人就来到田野，把稻草收拢来，堆成草垛。
一丘大田的稻草，往往只堆一个或两个草垛，有些小丘的田，农人会将上下几丘田的稻草聚拢在一起，堆成一个垛。
堆草垛是有讲究的。早先大集体的时候，好胜心强的人们会比哪个生产队的草垛堆得高，堆得大，而那些又高又大的草垛需要好几个壮劳力共同完成。他们先把稻草打横，堆成平而圆的垛基，然后一层一层往上堆垒。到最后，草垛像一个巨型的蘑菇，农人们还要在这蘑菇上堆出一个斜坡的顶，再铺上一层厚厚的稻草防雨打风吹。
后来，包产到户，每家的农田有限，有限

的稻草当然堆不出巨型蘑菇似的草垛了。但一个个草垛也还是像巨人似的，立在空旷的田野里，成为鲜明的风景。

你可别小看这些草垛。在冬天，草垛里金黄的稻草堪比黄金呢。它们是耕牛的食物，是我们的床垫，是晨间引火的燃料。草垛，也是我们小孩子的乐园，是我们游乐时的滑梯，是模拟打仗时双方争抢的高地，还是我们逃学时的藏身之所。当我们这些小孩子长大后，草垛，便成了我们关于童年和故乡的回忆。

柴垛

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柴垛。
山里人家，房前屋后有树木，把地上的枯枝落叶扫一扫便可以当柴火。开门见山，后门走出去还是山，上山就可以捡拾柴火，随便捡回三五背篓堆在火塘边的柴火角落里，够烧两三天，方便得很。

柴火反正是每天都要用的，随时获取也方便，大多数人家的日子就在这样的方便中度过，不太操心柴火的事。甚至有的人家，临到要烧柴火了，才想起角落的柴火不够，于是立即上山去砍一筐灌木枝叶背回来当柴烧。新鲜的灌木枝叶是湿柴，不易引燃，烧起来满屋子烟雾翻滚，但也不耽误把饭菜烧熟。
有柴垛的人家，一定有一双勤劳的手，有两条不辞辛劳愿意攀爬山岭的腿，有细致的打算，有温暖的期盼。

大柴垛一般堆在屋场的侧面，靠着后墙，太阳能晒着，雨却淋不到，出门取柴的时候方便，

雨雪天也不用湿脚。

小柴垛就堆在炉子屋里，离火塘不远，但也是要有点距离。因为柴垛上的柴火是干爽透了的，离火塘太近，万一火星溅到上面，干柴烈火，会酿成火灾。

如果你到过山区，见过大山，你便知道山总是层层叠叠，一山更比一山高。
房前屋后山上的树，我们是不大会随便砍伐的。要办柴火，一定会爬到更高的山上去，选那些不太成材的树，或者太过密集，将来肯定长不成大材的树。将树砍倒，拖下山，背回来，锯成一尺左右长短的小段，放在房前屋后的地坪里让太阳晒干了，再用斧子劈开。大的树木，劈成四片，小的，劈成两片，再把劈开的柴块横一根竖一根地垒起来，堆成柴垛。
我们把灌木枝叶叫茅柴，把这种整齐的木块叫大柴。

既然是大柴，就要用在“大”场合，平时家里烧个饭、煮个猪溜，燃一把茅柴就够了。大柴是逢年过节时烧的。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出门在外的人回来了，亲戚朋友来了，大家围炉喝酒、喝茶、聊天，火塘里烧着大柴，火塘上面挂着刚刚盐渍好的鱼肉，过年过节的喜庆氛围就出来了。大柴经烧，不用时则添柴，在燃烧的火塘里架起几块大柴，火又红又旺，大家可以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尤其到了三十晚上，家家户户一定要在火塘里烧起大柴。“三十晚上的火，元宵节的灯”。大柴在火塘里烧得越旺，预示着来年越红火。一家人围着红红的火塘，也就是围着火热的希望。

篱笆

篱笆就是栅栏或护栏，由木头、树枝、竹子、芦苇、秸秆、稻草等编织而成，围在院门口或者菜地边，是用来拦鸡鸭或者其他牲畜，不让它们出去祸害“生芽”，或者不让它们进到院子里拉屎拉尿，脏了庭院。

我爷爷那辈人把庄稼、菜蔬等植物叫“生芽”，用词真是贴切而形象。

你到一户人家，只要看人家场院边的篱笆，便大概知晓这户人家的脾气秉性。

扎篱笆的材料不外乎木头、树枝、竹子、稻草等等，随处可见。但同样的材料扎出来的篱笆，从外观的看相到实用的程度，千差万别。有的人家，将粗细不同高矮不一的木棍一根接一根随便往地里一插，就算是一道篱笆了。有的人家，会将木棍砍得整齐划一，一根一根排列得就密有致。有的人家将竹枝彼此纠结，织成细密的篱笆。有的人家在整齐排列的木棍上编织稻草搓成的绳子，让篱笆更密实，家里的鸡鸭钻不出去，外面的野物也钻不进来。

相比于木头、树枝、稻草，竹子才是做篱笆最好的材料。因为山上的竹子种类多，从小指粗的箭竹到碗口粗的楠竹，大小各异。竹子可以整根使用，也可以破开来做成竹片；竹子还可以弯曲成你想要的任何形状；竹片与竹片的摆放可纵可横可交叉，因而能编织出花样繁多的竹篱笆。难怪古诗里的乡村风物，最常见的便是“竹篱茅舍”。

小时候念过的童谣里，有一首是关于篱笆的：篱笆扎得朗朗稀，野猫子进来偷鸡；上边婆婆叫，下边婆婆喊，中间婆婆拖铁打，一统打到对面山上一只大脚板。

你瞧，篱笆如果扎得马虎，便会发生糟糕的事。扎篱笆并不是什么技术活，但从每一道篱笆的讲究程度，能看出扎篱笆的人是否有耐心，做事是否细致。一般说来，认真对待自己家篱笆的人，同样也会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致敬英雄拉齐尼·巴依卡

杨小波

翻越八座达坂，
蹚过八十河冰。
海拔四千多米，
巡边牦牛随行。
每每抵达界碑，
细数擦字描红。
一家三代护边，
“中国”永在心中。

全国两会在即，
正待履职赴京。
忽闻孩童坠湖，
急奔冰湖救生。
冰面突然坍塌，
冰水浸透全身。
奋力托起孩子，
自己沉入湖中。

短短十几分钟，
长长成为永恒。
英雄定格生命，
花儿这样鲜艳。
魂牵梦绕祖国，
守护边防终身。
蓦然回首高原，
雄鹰高翔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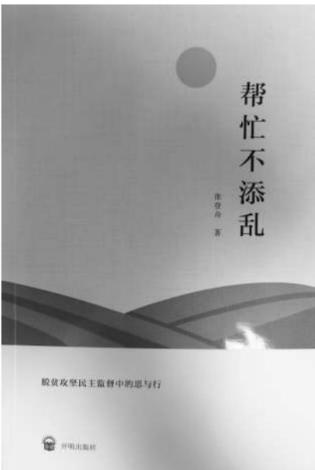
（作者系全国政协民族宗委分组副书记、驻会副主任）

委员 笔记

机关干部要努力成为行家里手

——张登舟《帮忙不添乱》序言

朱永新



还鼓励机关干部到贫困村开展蹲点调研，深入基层“解剖麻雀”，掌握第一手素材并整理记录，这无论是对推进工作本身还是对干部自身成长都是非常有益的。民进中央民主监督工作处的张登舟同志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近年来他多次到湖南的贫困乡村开展自助式小分队调研，用脚步丈量乡村的每一寸土地，用心倾听农村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心声，用笔记录每一个珍贵的瞬间。这本书就是他参与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全景式记录。

登舟同志在基层工作多年，对农村工作有一定了解，对农村工作饱含热情。自2016年启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以来，登舟同志即参与其中，工作中认真负责，积极发挥能动性，勇于尝试，除了做好日常的调研、会议等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外，还自主探索并实践“解剖麻雀式”的小分队驻村调研。他经常匆匆背起行囊，一路星夜兼程，直奔贫困区县，或长驻一村，或来往乡间，与百姓同吃同行，深入脱贫攻坚最前线，具体而微地感受农村困难群众的生活，近距离地观察农村扶贫火热的实践，也亲身见证着湖南贫困乡村一点一滴的向好向美。他自称“半个湖南人”，想必与这些履之蹈之的经历、念兹在兹的心绪有关。他和当地民进的机关干部和民进会员几个人组成一个调研小分队，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深入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这种调研方式规模小、切口小、现场小、干扰小，但小而易行，小而有用，便能更多听到来自百姓的真话、心里话，对认识农村扶贫工作、思考民主监督问题都大有裨益，毕竟实践之树长青。

良政善治需要监督，在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行政治体制中，从来不乏监督的制度设计。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

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基本职能之一。但就目前而言，这方面的实践探索与理论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纵深发展、日渐成熟，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令人欣喜的是，在这本书稿中，登舟同志从一位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干部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实践出发，一方面对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经验进行了梳理，另一方面延伸开去，对监督以及民主监督本身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既有史料的佐证，又有经验的支撑；既有成规的解读，又有新意的阐发。例如他对监督定义的条分缕析基本符合经验的常识，对民主监督动力、特点、现状、问题和建议等方面的思考也颇给人启发，读罢掩卷，至少不是一派茫然。当然，随着今后诸如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等主题的专项民主监督工作的不断深入，有一些问题和认识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拓展，希望登舟同志一如既往葆有实践锤炼的勇气、学术探知的好奇、有行有思的热情。

这本书稿中，保留了登舟在湖南乡村蹲点调研时写下的多篇原汁原味的调研日记。读了这些记录，眼前仿佛呈现一幕幕乡间访贫、农家问计的图像，可以比较真实地了解湖南部分乡村的真实面貌、群众的真实生活，也能够想象到攀高山、涉险路的辛苦以及“脚下沾着泥土，心中怀着群众”的真诚。善抱者不脱，我相信做这些事情需要一种信念，能够坚守这种求真和爱的信念，于个人是成长路上“故能就其深”，于民主监督的工作则是“弥远不能辍”。这些调研日记中记录的事情虽然琐碎，铺开的场景虽然有限，但一定意义上正体现了“监督”的本质要求，即：只有在观察中才能察实，只有在具体的“看”中才成其为“监督”。看三湘大地，感今昔巨变，由此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这也是记录的意义所在。

我经常说，我们在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干部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水平。因为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干部的视野与判断、鉴别力，会直接影响着参政议政工作的效果。所以，我一直鼓励党派中央参政议政干部长期关注聚焦问题，用心钻研思考问题，用三到五年的问题，就可能成为某个领域里的小专家。民进参政议政能力的提升，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专家学者、专委会，也要寄希望于我们机关干部自身。看来登舟同志是听进去了，这本书尽管从立论到阐释、从逻辑到文笔等方面还略显稚嫩，但这种善于钻研的精神值得鼓励。期望在民主党派的年轻人身上看到这种乐于学习、善于钻研的精神蔚然成风。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行者 抒怀

东南方向，是食堂；西北方向，也是食堂。

食堂窗口里，摆满花花绿绿的青菜、白白胖胖的馒头、红红紫紫的炒肉、鲜嫩嫩、香喷喷、热腾腾，同学们摩肩接踵，将饭盆举过头顶，犹如一群饥饿的小鸟，肚子“咕咕”地嘶叫着，眼睛“呼呼”地冒馋火。

南侧，是篮球场。球场西面，则是开水房。冬天的午后或晚上，同学们手提圆桶状的暖瓶，在缥缥缈缈的白雾中翩然穿行，让人想起古代深山里读书人晨昏汲水的画面。

东北面，是图书馆。馆体虽不够高大，却扁平敦实，仿佛一只镇静且安详的龟。门口，端坐着一位世界上头脑最聪明的老先生，那是一尊祖冲之雕像。祖氏深邃的目光，像祖宗一样深情地打量着晚辈后学们，安谧、肃穆而又慈祥。果然，走进图书馆的后学们，即使性情顽皮，也会霎时安静下来。于是，所有的男生女生，都屏息敛声地坐在长桌前，低下头，把目光和思考深深地推进书页间。

我的教室，就在西南方向教学楼的三层，或北院大门内东侧第一栋楼的顶层。

我这样描写方位的坐标点，是我的宿舍。

我的宿舍，位于南院男生宿舍楼二楼东头阴面。这栋楼里，栖居着2000多个青春男性的躯壳和跳跃的灵魂。男生宿舍楼的北侧，便是女生宿舍楼。秀发飘飘、裙裾翩翩的女生们进出，蹁跹笑笑，那是不少男生灼热的眺望和亢奋的呼叫。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河北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读书。全班30人，大都是省内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且已在各行各业历练多年，只有我是一名没有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年龄最小、成绩最差。

那一年，我19岁，一脸青涩，满心懵懂。虽然怀揣狂热的文学梦，虽然发表过几篇作品，但置身于一个全新集体和更高舞台，成为其中的丑小鸭，心底本能地产生一种浓重的迷茫与自卑。

我每天读书、思考、写作，却又不得路径。情绪低迷、闷闷不乐，笔下的文字便如同一团热锅上的蚂蚁，乱窜乱爬、云山雾罩。又感觉头顶上有一群灰黑的乌鸦，在盘旋、哀鸣。抑或，自己永远就是一颗深埋在泥土中的种子，见不到阳光，得不到养分，借不到力量，冲不出包围圈？

班里有一位大姐，来自张家口，30多岁，是两个孩童的母亲。她格外用功，常常在教室里读书到深夜。大姐慈爱又善良，显然是一个贤妻良母，却总是面色憔悴、叹息连连。原来，她痴情文学，却又基础薄弱、灵性不足，更兼夫妻感情失和，又挂念孩子，比较较人便总是悲观。同样心情郁闷的我，便时时与这位大姐相伴相随。

北院有教室，也有老乡，还有篮球场，我也屡屡在那里用餐、打球。

北院以理工科为主。但无论南院北院，文科理科，同学们总是自豪地炫耀着各自专业的先生们。他们都是本校的著名教授，也是国内同行的翘楚，比如历史系漆侠先生、数学系杨从仁先生、化学系傅承光先生、生物系卢

启明星

李春雷



开运先生、教育系滕大春先生，等等。

这些人，如神像，似星座，高悬在学校上空，熠熠闪光。同学们虽然没有见过或很少见到，却也映照着自己的渺小、激励着自我的奋勇、昭示着前行的方向。

我所在的中文系，星座们似乎更多一些。顾随先生、詹瑛先生、裴学海先生、张弓先生、雷石榆先生、魏际昌先生等等。这些先生早已退休，有的已经仙逝，有的定居天津。

偶然一次机会，我听说魏际昌先生是胡适的关门弟子，且住在附近的教工楼里。惊诧之余，我血气冲顶，贸然敲门拜访。

彼时，魏先生已经年过八旬。中等体态、步履蹒跚，白白瘦瘦的脸上，布满慈祥的笑容，只是嗓音哑哑。他的书房里堆满线装书，虽然有些凌乱，却更彰显出鸿儒气象。先生目若暖阳，柔柔地地看着我，鼓励我要先做好学问，研究古典文学的文本和意蕴。

年底，学校组织歌咏比赛，我们班计划排演一段京剧折子戏《智斗》。我自小喜欢京戏，经常偷偷模仿裴派铜锤花脸唱腔，其实可以报名饰演胡传魁，但由于自惭形秽，就退场了。

1988年暑假结束了，大家俱已返校，唯独不见那位大姐。原来她因为压力过大，情绪郁结，引发心脏病，猝然去世。几天后，她的丈夫和儿子来到学校，注销手续，取走行李。我看着大姐遗像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撕心裂肺，几欲昏厥。

这一年寒假，为了磨砺意志，我决定不回家，在学校过年。

除夕晚上，我独自坐在冰凉的宿舍里，嚼着同样冰凉的馒头和咸菜，听着满城鞭炮，看着满天礼花，想起千里之外的父母，不禁泪流满面，进而泣至号咷。

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曳，冬雪飞白。虽然自卑，虽然失望，虽然

痛苦，虽然沉重，但在不知不觉中，竟有许多收获呢。

每天研读、终日咀嚼，居然对古典文学产生了依恋，似乎揣摩到了古文的妙境。那种文质交融、珠圆玉润的精妙语言和熟美佳构，才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啊。

我每天写日记，把随时随地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全部细腻地记载下来。每天作文数千字，每月写满一厚本。这种笨工夫，正是真功夫，意外地使我找到了文学的感觉。思维仿佛蚕吞食桑，默默而肥，又宛若海水变盐，渐渐凝稠，而笔下的文字，确乎轻灵起来，柔软起来，芳香起来。

除了阅读写作，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篮球。

过去认为，篮球只是一项简单的出汗运动，此时才知道，这也是一个深奥、丰盈的科学和艺术世界呢。双方只有几个人，战术和技术却变幻无穷，而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节奏，都包藏着太多玄机，隐匿着无尽变数。比如投篮，尽管对方防守严密不透气、几近窒息，但你若使用一个逼真的假动作，虚晃一枪，便会骗取对方猛然跃起，重心偏离，从而在你面前呈现一方宽敞的空间，一段漫长的时间。于是，你可以从容地投篮，“唰”地一下，轻松入网。此中快感，妙不可言！

球场上，不仅体会快乐，更可以触动创作灵感。特别是赢球之后，头脑极度兴奋欢愉，万里晴空，满目碧蓝，思维火花，像闪电，噼啪作响，频频引爆。

这时候，我便赶紧掏出本子，记下来、记下来。

不知不觉中，我的个头长高了，胡须茂密了，四肢粗壮了。照照镜子，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成人相貌。

又一次，我去拜访魏先生。先生刚刚出版一本书《桐城古文学派小史》，正好是我所喜爱的古代散文流派的研究专著。他馈赠一本，又工工整整地在扉页上写下一行字：“春雷学弟存览”，并郑重地签名钤印。我的心底，蓦然有了一种特殊的轰鸣和撼动。

星移斗转，日月沉浮。春天来了，万物苏醒，吐出芽尖，爆出翠绿。紫嫣嫣红，俱是诗与火的模样。

的确，正是1989年的春天，我的作品开始陆续发表，并受到专家肯定。也是此时，我接到相关部门通知，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作家班就读。

日子黑黑白白，季节青青黄黄，梦想阴阴晴晴，痛苦浓淡淡淡。伴随着身体健健壮壮地成长，信心也摇摇晃晃地站立起来。

黑暗、寂寞的泥土中，一枚坚壳、郁闷的种子，终于萌芽了。

不言而喻，为我和我们带来空气、水分和营养的，是社会，是时代，更是母校。当然，还有母校里诸位导师们的热光——那些神秘的光、神圣的光、神明的光、文明的光啊！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华夏